

每天一早,丁国坤都要去饶河看看。因为腿脚不便,从家到河边的几百米距离,他要走10多分钟。

宽阔的水面氤氲着雾气,晨风吹得他身后的红旗猎猎作响。红旗上面,印着各个防汛先锋队的名字。

红旗后面,是有近百万人口的鄱阳县县城。

跟前一天比,水位没有明显下降,丁国坤叹了口气,颤颤巍巍地走下了圩堤。

7月11日晚上,饶河鄱阳站水位达到22.65米,超出警戒水位3.05米,也超出了1998年创下的历史极值22.61米。此后,该站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并继续上涨。

差不多与此同时,鄱阳湖主体及附近水域面积达到4206平方公里,为近10年来最大面积。

与历史同期的平均值相比,鄱阳湖“大”出的700多平方公里面积中,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淹没的农田和村庄。

在鄱阳县生活了一辈子,喝了一辈子的湖水,提起鄱阳湖,年近80岁的丁国坤满是深情,“它养育了千千万万的湖区人,”老人的口中夹杂着很容易察觉的犹疑。在他的记忆里,鄱阳湖极少像这个夏天一样,狂怒不止。

“但它也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灾难。”沉默了一下,丁国坤补上了后半句话。

倒圩

7月8日下午,鄱阳县大雨倾盆。陈永梅坐在窗边发呆。1个多小时前,19岁的大女儿刚刚结束高考,回家稍作停留,就与同学外出庆祝了。

雨是从哪一天开始下的,下了几天几夜,陈永梅都记不清了。她有些担心家里种的水稻,“马上就要熟了,可别因为下雨耽误了收割”。

电话铃声打断了陈永梅的思绪,女儿说没带伞被困住了。陈永梅随手拿起孩子喜欢的那把小雨伞。但想了想,她又转身放下,从柜子里翻出一把黑色大伞,这才走出了门。

为了让大女儿安心念书,陈永梅在城里租了个房子陪读,丈夫、老人、二女儿和小儿子平时都生活在18公里外的桂湖村。高考结束,房子租期也马上到了,她准备收拾行李近几天就回家。

昌江沿岸的桂湖村,位于鄱阳湖东侧。每年7月是这里的多雨时节,村民对连日的降雨都可以为常。圩堤溃决前,人们只会在闲聊时顺带说起,今年的雨比以往更大,持续时间更长。

实际情况比大部分人以为的严重很多。从6月底开始,鄱阳县持续遭受强降雨袭击,在7月初的10天里,平均降雨量高达324.4毫米。受此影响,鄱阳湖水系昌江流域水位迅猛上涨。最多的时候,昌江一天就能“长高”五六十厘米。

位于江水与沿岸村庄之间的问桂道圩堤,每一刻都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。

晚上7点左右,村民黄飞在家里听到了巨大的水流声。他到门口张望了一阵,见四周的邻居没有异常动静,村里大喇叭也没有紧急通知,就又返回了屋中。

有同样听到声响的人不放心,去问了村里的干部,他们摆摆手,说没事。

晚上7点半,陈永梅和丈夫通了电话。然后像平常一样做了会儿家务。11点过,就在她叮嘱高考结束的女儿早点休息时,丈夫的电话又打了过来。

以为是小儿子在家顽皮,陈永梅一边接起电话,一边准备装出严厉的口气来吓唬他。还没来得及开口,丈夫的声音就先响起了,“村子被淹了,家里也淹到地下室了!”

听着丈夫在电话那头像跑了几公里一样喘着粗气,陈永梅一下愣住了。

浑黄的昌江水排江倒海般涌进了桂湖村。有人说,那声音像打雷一样响。

谁也没想到,撑过了许多个雨季的问桂道圩堤,说垮就垮了。

问桂道圩堤主体由沙土构成,长9.7公里。它既是把昌江与沿线村庄、田地分隔开的屏障,也是附近多个村庄与外界连接的通道。

多年来,这道圩堤守护了附近1.5万亩良田和5500多户村民免受洪水威胁。陈永梅只听老人说过,1954年发大水,圩堤垮过一回。那时她还没出生。

攥着手机,陈永梅在7月的夜晚感觉到一丝丝凉意。大概是从窗户缝隙里吹进的冷风吧,她想。

安置

问桂道圩堤被昌江撕开一条长达127米的伤口,几个小时内,包括桂湖村在内的6个村子被水淹没。

那个晚上,桂湖村无人入睡。

洪水还在不断地涌进屋,黄飞忙不迭地把一楼的家具、电器往二楼搬。他不敢停下来,一是怕水越来越猛来不及抢运,二是怕被恐惧包围。

在昌江边生活了40多年,黄飞从没见过如此阵仗的洪水。随着水位上涨,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困在了一座孤岛。透过窗户,黄飞还能看到邻居家的灯光,“却像隔着天远地远的距离一样”。

匆忙收拾后,黄飞蹚着水走到了尚未垮掉的圩堤上避险。那里已经站满了惊魂未定的村民。

“很多人是光着身子跑出来的。”黄飞说,有的屋子地势低,洪水很快攀到了齐腰深的位置。

黄飞的儿子在南昌工作,闻讯后当晚就打来了电话,“没事,人没事就没事。”黄飞说,后来在安置点,他也没让儿子回来,“回来除了看看,我也帮不上忙,反而耽误他的事。”

陈永梅的邻居黄主梅今年已经69岁,家里年轻人在外务工,只有他和老伴以及上小学的孙女住在村里。洪水袭来时,老俩口勉强带着孩子脱了险,根本来不及收拾东西。一想到泡在水里

G 特稿 116

水漫鄱阳

本报记者 卢翔



7月15日,江西省鄱阳县内,一处被洪水浸泡的村庄。

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



武警江西总队的官兵在运送抢险用的石块。

城都有受灾的可能。

守住昌江圩堤,就是守住县城。向支队领导说明来意后,没有过多寒暄,余柯联回加入了扛沙包的队伍。

2011年乐平抗洪,2015年九江抗洪,2016年古县渡抗洪,今年,是余柯联回第四次在支队参加抗洪抢险。

没过两天,他收到了老家被淹的消息。“既然去了,就好好出力。家里有我,你注意安全。”听余柯联回说自己上了抗洪一线,他的父亲只简短交代了几句,就挂断了电话。

暴雨过后,鄱阳湖区迎来了天热过一天的晴好天气,圩堤上光秃秃的,官兵们只能在暴晒中抢险。

时隔两年再回到部队,余柯联回的体力已不能与服役时相比。“每次休息的时间比那些不到20岁的新生儿要长一些。”说起这个,他有些不好意思。

即便如此,只几天时间,余柯联回的手臂也黑了几个“色号”。

他说这不算什么。“手脚泡到发白皱皮是常事,有人中暑也强撑着不说,很多小战士脖子都被晒得裂开了口子。”余柯联回的手机里留着一张照片——一对黝黑的手臂上,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水泡,部分皮肤已经脱落。

照片没有拍到手臂主人的脸,只拍到了作为背景的迷彩裤和军绿色上衣。

余柯联回性格不算外向,再加上现在支队里很多官兵他已不认识,在江家岭村的前几天,除了与人简单打招呼,他几乎不怎么说话。直到7月12日,他看到了沈子春——那是他带过的兵。

按计划,沈子春的假期到8月6日才结束,但看到手机里不断跳出的有关鄱阳湖区汛情的新闻,他坐不住了,“大家都在前线,我必须回去。”

从苏州坐火车至南昌,从南昌转车到鄱阳县,最后打车直奔江家岭村。直到沈子春出现在圩堤上,大家才知道他放弃了休假。

差不多与沈子春同时出现的,还有余柯联回曾经的战友魏国敬。同样是已经退伍,魏国敬从老家烟台赶到千里之外的昌江圩堤驰援,没有跟支队的任何人提前打招呼。

“在网上看到消息,跟几个老战友说了说,大家都同意,就来了。”面对一脸惊喜与惊讶的余柯联回,魏国敬轻描淡写地解释着。

送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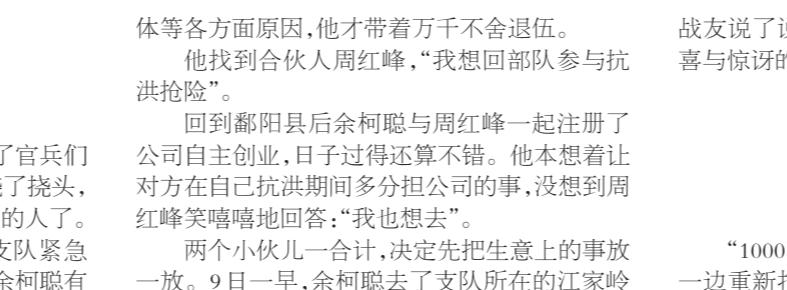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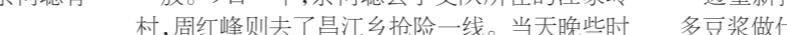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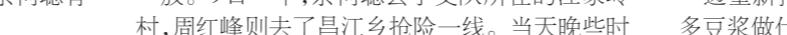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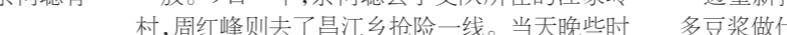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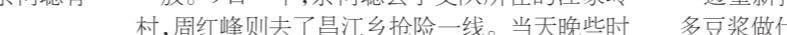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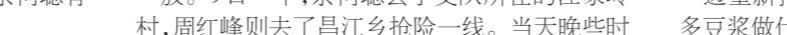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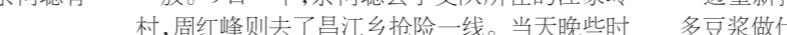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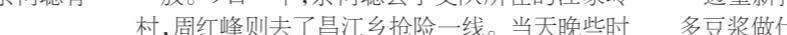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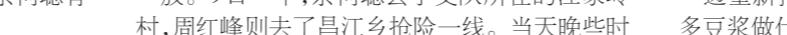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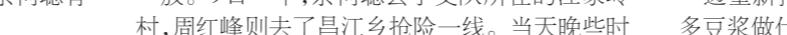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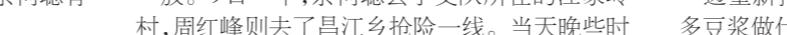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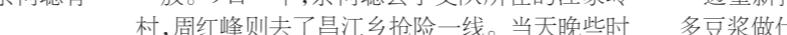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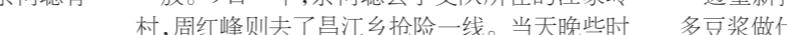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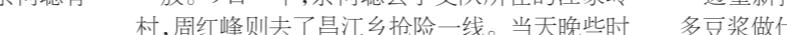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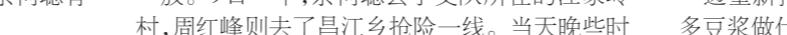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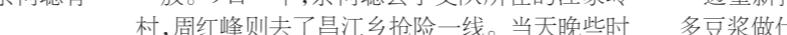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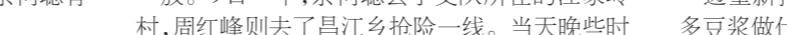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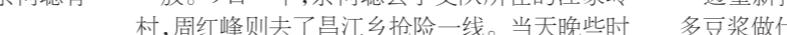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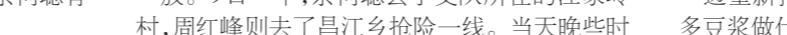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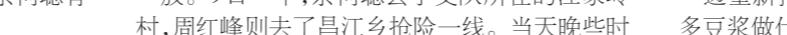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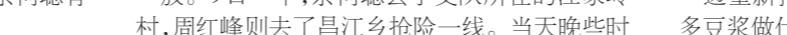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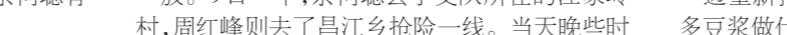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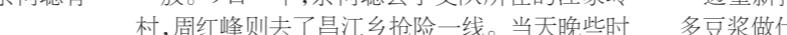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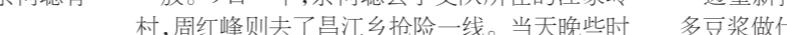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

任德志 摄



在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,一位妈妈为女儿梳头发。